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夏洛特·海丝 著 刘晓媛 译

往日情怀

Belated Bride

北方文艺出版社

往日情怀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16

©1995 by Charlotte Hughes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璐 张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往日情怀

Wangri Qinghuai

〔美〕夏洛特·海丝 著

·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0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30-3/I · 1101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序	(1)
---------	-----

一、重逢如梦	(3)
--------------	-----

露西张开了嘴想要呼唤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嘴唇只是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她的耳边响起了嗡嗡声，整个房间都在她的眼前旋转起来，然后面前的一切骤然失去了光彩，世界一片黑暗。

二、芥蒂	(21)
------------	------

当斯科特也在前排座位上坐下来以后，有片刻时间他们只是互相注视着。露西感到她的腹部一阵阵地发紧，当他整个身体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与生命的热力时，她怎么会认为他已经死去了呢？

三、针锋相对	(37)
--------------	------

他注意到穿着深红色的羊毛夹克与同色的裙子的她，看起来非常迷人。她的衬衫就像纸一样轻薄，闪亮的长发梳在脑后，用一只发卡别住。她的脸上没有化妆，从她内心里散发出来的某种气质不需要人工的修饰。她一尘不染，流露着自信。

四、往事依稀	(58)
--------------	------

他脱口喊了一声她名字的昵称，这让她立刻回想起往昔的那些岁月。那时他是如此温柔而可爱，眼睛还没有变得这么冷漠，这么锋利，这么令人生畏；嘴角也没有变得如此严肃，充满了讥讽的味道。

五、团聚 (73)

她的眼睛红红的，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看起来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他想要将她拥抱在自己的怀中，吻去她的伤痕。但是他不能，他知道在她面前他一向脆弱，在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以前，他一定要小心从事。

六、分歧 (94)

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斯科特伸手握住门把手。“我为你感到难过，露西，你不需要任何人就可以活下去。我想这就是十五年前你如此轻易地从一个深爱你的人身边出走的原因。”

七、前嫌冰释 (115)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他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恨过你，但是爱永远都在我的心中。”她感到她的眼睛湿润了，她的心中涨满了激情，她原以为它们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了。

八、家族聚会 (135)

看到起居室里的变化，露西感到很轻松。原来的墙壁和幔帐都是深颜色的，家具是她连碰都不敢碰的价值昂贵的古董，整座房子让她联想起历史博物馆。现在，房间的色调轻快而明朗，从色彩斑斓的中国手工提花地毯，到暄软舒适的沙发和同色的椅子，到处都洋溢着一股温馨的居室气氛。

九、燕尔新婚 (147)

斯科特注视着她，在过去的两天里，她变得喜怒无常，难以捉摸。他确信她还没有从婚礼和蜜月的劳顿中缓过劲儿来，她太疲倦了。每件事都发生

得这样快，他亲身体会到什么叫旋风。

十、没有结局..... (168)

他看起来如此英俊，几乎带走她的呼吸。她爱了他这么多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会依然爱他。她妈妈说得对，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冒险，如果没有冒险，人们怎么能学会欣赏生活赋予给他们的每一个微小的乐趣呢？

序

佛罗里达，树影镇——一九八〇年七月。

弥漫在脑海里的如同裹尸布一般的浓重的迷雾逐渐散去，他感到自己头晕目眩，仿佛他被摒弃于现实的世界之外，正悬浮于一个既难以忍受又缥缈虚幻的空间里。

他听到了声音，他父亲的粗重而有力的声音，正不时地在这里或者是那里发布着简短的命令；然后，一个比较柔和的声音平静地回答了他的话，向他保证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他在这种明明灭灭的梦境一般的状态里昏迷了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清楚。

终于有一天，十七岁的斯科特·伯尔福特睁开了眼睛。

“上帝，麦根，他醒过来了！”一个女人叫喊着，显而易见她是一名护士，因为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伯尔福特先生，你的儿子醒过来了！我要马上将这个信息告诉他的主治医生。”她匆匆忙忙地跑出房间。

奥波雷·伯尔福特是个体型魁梧的男人，通常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走路。这是因为没有什么事值得他跑起来，他是一个有钱人，因此总是别人向他跑过去。然而在今天，他却从他打盹的躺椅上跳起来，像闪电一样划落到儿子的病床前。

“斯科特，你醒过来了，你差点儿给我留下终生不愈的创伤。你可怜的妈妈就躺在你的隔壁，她犯了偏头痛的病。这一个月以来医生几乎每天都要去给她看病。”

一个月以来？斯科特·伯尔福特想要抬起头来，可是头痛一阵阵地袭来，似乎有人正在用木锯锯他的脑壳。他低头

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正被绷带密密地包裹着。

“我这是在哪儿？”他从缠绕在他的脸上与下颏上的绷带里勉强地挤出声音来，几乎透不过气来。

“树影镇公立医院。”奥波雷说，“你遇到了车祸，不记得了吗？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迎面撞上了你的车，他当场就撞死了。”他的声音里透露着喜悦。

斯科特的脑海里慢慢闪现出了一些零碎的片断，一辆蓝色的别克牌轿车越过公路中央的树木分离带向他们迎面撞过来，痛苦攫住了他的心。“露西在哪里？”他问。

“她没事儿，孩子，因为你向右边扭转了车头。她没有受到重伤，只是一些轻微的骨折。她已经离开了医院。”

“孩子……怎么样？”

奥波雷握住了他儿子的一只手，“孩子没有这么幸运，生下来就死掉了。”

躺在病床上的男孩看起来精神崩溃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他将头转开了一会儿，“我伤得……怎么样？”

“很难说，孩子。在你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前，我们几乎放弃了希望。”他停顿了一下，“我恐怕你的脸部烧伤了，但是不要担心，我花在最好的外科整形医生身上的钱不会白花的，当你住院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上帝，孩子，当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你就是用棍子也赶不走围在你身边的姑娘们了。

“至于你另外的伤势嘛，医院已经在一开始就成立了医护小组来治疗你的内伤。你的身上有几处骨折了，脊柱也受了一些撞击，虽然它没有折断，这得感谢上帝。现在你清醒过来了并且知道你自己是谁，这是一个好兆头。”

“露西来看过我吗？”最后斯科特问。

一、重逢如梦

奥波雷叹了一口气，用手擦了一下额头，尽管房间里的温度十分适宜，他的额头却渗出了汗珠，而窗外的温度却炎热而潮湿。“露西离开了镇子，斯科特，在你刚刚遭受了这么多的病痛之后，我真不想这么快就将坏消息告诉你。”

离开了镇子？斯科特这一次几乎从床上坐起来，“你是说她离开了树影镇？”

“安静一点儿。”父亲温柔地将这个男孩子按到枕头上。

斯科特眼神变得狂乱起来，露西离开了，“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奥波雷说，他犹豫了一下，“你最好知道实情。她向我要了一大笔钱，我想她把这次事故当成了离开镇子并永远摆脱贫困家庭的惟一机会。不要责怪她，每个人都知她父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而且我还听说……”

斯科特没有听到他父亲的话，想到露西·欧德姆——他的露西，竟然在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抛弃了他，他几乎无法忍受。他们原计划在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举行婚礼，那时他们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不再需要父母的监护了；而且他们都在盼望着他们孩子的出世。

斯科特闭上了眼睛，祈望着这次他能走得更远一些，最好是死掉。而在他内心深处，他感觉到自己似乎真的死了。

一、重逢如梦

佛罗里达，树影镇——一九九六年一月

露西·欧德姆随着一群参加葬礼的人从教堂的凉亭里出来，走向后面的小型墓地。天气阴冷，寒风凛冽，空气中浮

着一层铅灰色的雾气。这个天气正适合举行她父亲的葬礼。

她父亲的棺材是金属制作的，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露西知道她的妈妈为这场葬礼付了将近两千美元，而这笔钱需要还很长时间。达尼尔·欧德姆的下葬地点是免费的，因为他的妻子终身加入了忠诚浸礼宗教堂。

露西看了她妈妈一眼，想看看她的妈妈是否挺得住。让她放心的是她发现她的妈妈没有流泪。劳瑞塔·欧德姆虽然刚刚五十岁出头，但是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早已经不修边幅了，穿着陈旧而邋遢的衣服，趿着鞋子，曾经美丽的脸孔鼓胀起来，就像一只塞了过多的棉花的枕头。

露西感觉到有人在拉她的袖子。她转回头，看到她十五岁的女儿靠近她。“我冷，妈妈。”

“我知道，宝贝儿。”露西轻轻地对她说，心中祈祷着她们不要在这场葬礼上病倒，夜间的温度降得更低，而她们身上单薄的斜纹布衣服根本抵挡不了这透骨的寒意。“把衣服上面的扣子扣起来，”她对凯丽说，“这不会用很长时间。”

“上帝是我们的领路人……”

当他们将她父亲的棺材放进泥土里时，露西木然地站在那里，头脑感觉到迟钝。一阵冷风将她浅棕色的头发吹拂到脸上，她握住了她妈妈的手。斯诺德格莱斯牧师在她离开镇子以前就已经上了年纪，他一定经过了太多的死亡和葬礼，她暗中思忖着。她还记得这位牧师造访她的家劝说欧德姆参加教堂的事情，她的父亲威胁他说如果他胆敢再次踏入他的家门，他就开枪打死他。

“……我会在上帝的乐园里居住到永远。阿门。”

多好的机会，露西想。

露西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回家了。虽然她的妈妈曾经是一个过分讲究以至于有些挑剔的女人，但是她的家现在看起来却是破败不堪。当她跟在她妈妈那辆老掉牙的客货两用车后面，将车停在车道上时，她感觉到她的女儿非常失望。

“我应该叫她外祖母吗？”她的女儿问。

“我知道这个称呼一开始有些别扭，但是你会习惯的。”

浓雾已经变成了大雨，露西和凯丽从汽车上跳下来，飞快地跑进房子里。一位教堂的服务人员正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你一定是劳瑞塔的女儿，”他说着，伸出手来和露西握了握，“而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就是凯丽吧。厨房里有吃的东西。”

露西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她们的身份的，除了寄一些不留地址的生日卡与圣诞卡，她已经有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没有和她的家庭保持联系了。只是在两天以前，露西在她工作的医院里接到了葬礼组织者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她的父亲由于肝硬化而去世，她才回到家乡，她甚至不知道她父亲生病的事情。视如命根子的酒终于害了他。

房子里非常暖和，小小的厨房里挤满了人，他们的身上都是星期天才穿的盛装。炉台与桌子上摆着足够整个树影镇的人吃的食物。“自己去取些东西吃，”露西对凯丽轻声说，“我先去看一下你的外祖母。”

露西沿着大厅匆匆走到她母亲的房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听到一声压抑的声音后她推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光线暗淡，她的妈妈侧身躺在床上，鞋子已经踢掉了。

“你吃了些东西没有，亲爱的？”她问露西，“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会瘦成这个样子，我敢打赌你是那些只靠沙拉维持生命的女人之一。”

“我过一会儿去吃些东西。”露西说。她走到她母亲的床

前，坐下来，然后扭开了灯，这样她就可以好好地看一看她的妈妈了。“你没事儿吧？”

“哦，是的，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想你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天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实际上，最后的那几个月的情形糟糕透了，你的父亲病得如此厉害，直到最后一刻他一直不肯去医院。他说他要死在家里他自己的床上，这一切都让我心力交瘁。”

露西根本不奇怪她的父亲选择了家里作为他最后日子的弥留之处，在家里有他的妻子日日夜夜地照料他而不是医院里那些职业看护人员。难怪她的妈妈看起来如此憔悴。

露西注意到在床头的小桌上摆着几个药瓶，她伸手将它们拿了过来，“这些是什么？”她举起了一个仔细地看。

“现在，露西，”她的妈妈微笑着说，“你是一个护士，我相信你能认出它是什么。但是见到你和凯丽我非常高兴，让我们现在不要谈论别的事情。”

露西看了她一眼，“你怎么知道我是护士？”

“我雇了一些人去寻找你，就在两个月以前当你的父亲病情恶化的时候。这花掉了我所有的积蓄，但是这是值得的。凯丽长得很漂亮，她和她的父亲几乎一模一样。谈起——”

“我现在不想谈论斯科特，妈妈。你患糖尿病有多久了？”

“哦，天哪，有几年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劳瑞塔说着，挥了一下手，“我的妈妈得了糖尿病，我妈妈的妈妈也得了糖尿病，我得了糖尿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你注射过胰岛素吗？”

“只注射过几次。我的医生似乎有秘方，感谢上帝。只是有时候非常忙碌或者忘记吃东西时，我的身体才会出岔子。”

“你还能工作吗？”露西知道她妈妈在桔汁加工厂的工作

是非常繁重的，她在那里已经工作二十五年了。

“哦，当然，我做得很好。在两年以前他们让我做文案工作了，这并不坏。”

露西坐到她妈妈的床上，握住了她妈妈的手，“你知道什么会加重你的病情吗？”她率直地问。

“当然知道。我太胖了，每次当我到医院去检查时，我的医生总要提醒我这一点。”

“达尼尔已经走了，你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自己了。”

劳瑞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露西，我想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如果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呢？”露西温柔地问，她的妈妈耸了耸肩，悲哀地摇了摇头。于是露西意识到她的妈妈用这么多年的时间来照顾她的丈夫，根本不知道如何来照顾自己了。就像十五年前一样，露西仍然不理解为什么她的妈妈要与达尼尔在一起。当然教科书上会讲一些夫唱妇随的道理，但是在露西已经年满十七岁并决定带着她的孩子离开家的时候，这些话对她没起丝毫作用。富裕的奥波雷·伯尔福特帮助她逃离了现实。

“妈妈，我想要你跟我和凯丽到亚特兰大去生活，”露西最后说，“我不能像这个样子丢下你不管。”

劳瑞塔看起来有些震惊，“我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离开树影镇，这里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里有我的教堂和我的朋友们；此外，在一个大都市里我连五分钟也呆不下去。”

露西思忖着这也许是事实，虽然在她最后放弃她的想法之前她又与她的母亲争论了十五分钟。最后，她决定先去看一看凯丽。她在餐厅的桌子前找到了她的女儿，她正与方才在门口迎接她们的那个男人玩纸牌。

露西发现教堂的妇女们已经将厨房收拾干净了，“我想给我的母亲弄些吃的东西。”她说。

站在洗涤槽前的那个长着灰白头发的妇女转过身来，微笑了，“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给你和劳瑞塔准备了一盘子吃的东西，它就放在炉台上。”

露西掀起那只盘子的金属盖子，立刻对她所看到的食物皱起了眉头：厚厚的火腿肉上浇着糖汁夹在切成扇形的土豆块里；甘蓝里面用咸猪肉做调味料；一大块玉米面包。哦，上帝，她想，如果这些食物不能杀掉她的母亲，那才是怪事。

“有什么不对吗？”一位妇女问。

露西笑容灿烂地望着她，“哦，没有，这些很好，我只是在想我的妈妈会喜欢喝什么饮料。”

“我已经为她倒了一杯冰茶。”

露西端着盘子和玻璃杯沿着大厅走到她母亲的房间，“我给你拿来了一些吃的东西，”她说，将食物递给她的妈妈，“但是我最好告诉你，从今天以后你必须停止吃这些油煎的食物和肉汁，我明天去食杂店为你买一些健康的食品。”

劳瑞塔看起来对前景并不担忧。

当最后一位客人也离去的时候，露西带着凯丽去看她们过夜的房间。“这是在我离开家以前住的房间，”她说，注意到所有的东西都按照原来的样子摆放着，“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和我一起睡在这里，这个房子只有两间卧室。”

凯丽却兴奋得不想上床睡觉。她换上了睡衣，蜷缩在被子底下，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你离开这里感到遗憾吗？”

露西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一切看起来是如此久远，似乎是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恍惚之中，她似乎正低着头注视着昏迷不醒的斯科特·伯尔福

特。

她仍然记得当她威胁一名护士说她要自己去看斯科特时，那个护士不情愿地推着她来到斯科特房间的情景，斯科特父亲脸上绝望的表情让她感到惊恐。

“他们认为他不会活过今天，”奥波雷·伯尔福特说，他的声音冰冷得就像十二月的寒风，“他们甚至要求我为他准备后事。这一次我想单独同我的儿子呆在一起。”

露西感到似乎生活在一个无休无止的噩梦中，她的整条左臂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腰部以上缠着一层层绷带。生孩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她非常渴望亲自哺育这个孩子，孩子是她生命中的光芒。“我不会离开他的。”她坚定地说。

“听我说，”奥波雷说，抓住了她那条没有受伤的手臂，他的眼睛眯起来，充满了怒气，“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给我的儿子安排葬礼，我不想再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我曾经告诉斯科特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拒绝听我的话。如果你离开这个镇子，我甚至可以付你一笔钱，这样你就可以永远地摆脱你的家庭和你酗酒的父亲，还可以去上学。你自己选择吧，露西，如果你不走，我就把孩子从你的身边拿走。”

最后一句话迫使露西下定了决心，“但是如果他活过来怎么办？如果由于奇迹而使活下来——”

“你不会比我更相信奇迹，”当她继续对这个可能性充满幻想时，他可怕地冷笑了一声，“当一切结束以后我将他的讣告寄给你怎么样？”

露西只有选择离开，她不想冒她的孩子被夺走的风险。有时候这看起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十七岁女孩子惟一的选择。现在，她已经三十二岁了，她感觉到可以自己掌握命运了。

“妈妈，你在听我的话吗？”凯丽问。

露西忽然意识到她的女儿正在同她说话，她眨了一下眼睛，“抱歉，宝贝，你方才说什么了？”

“我想要知道，当我们留在这里时，可不可以去看一看父亲的墓地。”

露西迟疑了，她对她的女儿编造了她与她父亲的关系的谎话，这对凯丽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她担心凯丽会因为她没有结婚就生孩子而产生轻视她的念头，于是她对凯丽说在她与斯科特结婚不久他就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显而易见凯丽意识到谈论起她的父亲让露西感到痛苦，因为她很少逼露西去回答一些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当然可以，宝贝。”露西最后说。

她在她女儿的前额上轻快地吻了一下，然后走出卧室，来到起居室。曲终人散后这里显得非常宁静，在达尼尔活着的时候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静时刻。她打量着四周，地毯已经磨破了，露出了线头；家具摇摇晃晃；墙壁上的油漆斑斑驳驳。她在曾经属于她父亲的躺椅上坐下来，思忖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斯科特·伯尔福特的墓地无处可寻，露西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搜遍了整个公墓。她无意中看到了几个伯尔福特家族的墓地，包括斯科特的父亲的，他在去年过世了，但是斯科特最后休栖的地方却不在这里。

露西努力回想着讣告上的句子，“年仅十七岁的斯科特·伯尔福特由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三日的车祸而于今天去世。葬礼之后他会被埋入树影镇的公园墓地，葬礼包括……”

这并没有给露西提供任何线索，难道他被火化了吗？露

西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搜查，她要去食杂店给她的母亲买东西。当她坐上的汽车开走时，她感到头晕目眩。

她要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墓地办公室打电话，了解一下事实。

这是有趣的，在那天夜里，当露西与凯丽准备上床睡觉时，她沉思着，重返树影镇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艰难，奥波雷·伯尔福特与达尼尔都已经去世了，她不再惧怕任何人了。回到家乡让她感觉到似乎与斯科特更靠近了，虽然她没能找到他的墓地。她决定问凯丽一个她整天都在思考的问题，“你说我们搬到树影镇来住一段日子怎么样？你的外祖母的确非常需要我们。”

两周以后，露西与凯丽再次回到树影镇，一辆小拖车装载着她们所有的东西。劳瑞塔在开始的时候感到震惊，接着她喜上眉梢，急忙跑到教堂里召来了几个男人帮助卸车。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她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卸完了车。她们丢掉了一小部分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将剩下的东西拿进房子里。

“你一直在吃健康食品吗？”当她们单独呆在一起时，露西问她的母亲。

“当然了，亲爱的。”

但是当露西检查冰箱的时候，她发现劳瑞塔并没有吃多少她买回来的食物。房间里似乎曾经有一队的女佣光顾过，它比露西曾经工作过的任何医院都要干净。露西深受震动，但是她决定在这一刻什么都不说。

劳瑞塔对她们的到来感到异常兴奋，最后她不得不吞掉一大块硬糖，在床上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因为她感觉到她的血糖在下降。露西命令她呆在床上，然后她开车进城去退还